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訂

際辰

平楊應龍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
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
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
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畧將軍

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
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
名寶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
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墜
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茸鏡削居然與區領黃平
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
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席
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
水西宣慰安萬鎰挾奏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烈卽

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
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賦乃楊柳溝等多卻敵
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二年進大本六
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
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
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闍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
張姦汪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
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闕外生苗爲

翼肆行劫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怒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

效詔可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請奏關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勦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練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卽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師協勦亦無功以譚希思爲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

機征勦時王維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黨携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西陽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壻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激曉警應龍大畧稱引咎劉事謂

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贖罪疆臣亦奉札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四月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率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

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奏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臨謁松坎敬布腹心某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脰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止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爲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聖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蒲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

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于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彝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爲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越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

搜戮軍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爲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憲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雙星寨子升，縱城下，嚮割之。

石任宜撫司十舍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駒，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爲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訶原奏，警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

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那國，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

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

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

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

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

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

以總兵萬蓋自松潘移

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

土兵設防。六月，楊應

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

江，分屯趕水、貓兒岡、婁

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

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

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

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

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

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

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焚火

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

登城嘉龍帥師巷戰，蜀兵爭隙走水上。嘉龍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爲赤，退屯三溪。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橋，界號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旣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

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接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爲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迫視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逮兵備。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以大舉。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

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廷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繇功爲比。廷大慟，願誓死報効。總督乃騰書于朝，遂委廷專制，而總督泊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堵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古功以李應祥代。命命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勦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

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臺謁，走思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鑾借妻子並死于賊，副總兵陳良北託守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于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蒼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旣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徵兵大集，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

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等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績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

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蒼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

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
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
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
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
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
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
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擊綎身自陷陣
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爲我獲初綦江
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綎威名冀首

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
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
益爲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砭二司
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
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
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圍賊連敗
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瀧澄會哨誘永
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叅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
上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

鎮下于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八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拔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

寧路合連破龍瓜海雲險圍壓海龍圍平島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麟帥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圍死守每路投降文緩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毋爲所給虞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入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

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
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砲擊死所謂
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
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
海龍圍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
坐困窮厓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
練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圍前陲絕勢
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圍時
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

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于金募
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
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
矣詰朝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
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
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
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
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爲軍功
冠十二月獻俘闕下剉楊應龍尸傑楊朝棟兆龍

等于市分插地爲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
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焉歷宋元皆
授世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
然其質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
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
賞資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
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爲仇
讐于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

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
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
謂生長蠻鄉無與爲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
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
之冠于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
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
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尅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
謀又曰以多筭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于一
擊也若應龍者涵強偏陘不知漢大宗嗣蕩滅

取世戮笑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此處為一大幅模糊的墨迹，可能是被塗抹或嚴重褪色的文字。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礦稅之弊

神宗萬曆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真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允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

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之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五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八年九月太監王劾稱缺歲額銀珠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諒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八月房

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蔭武卿乞減免織造燒

造鐵器停解花梨杉楠不聽九月戶部侍郎張國

彥言蕪杭之織造江西之燒罷公主之廣求珠寶得

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荆關

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好民張守清擅其利

續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二
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于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

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願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脉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命戶部

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八月詹

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
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
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
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
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阻撓開
採下旨切責 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
自後進者踵至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
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 輔臣沈一貫言留守

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爲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
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
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囹寇之藪也遂
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張位
秉政以爲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
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
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
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

五上俱不報。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防。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罷不報。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提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于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

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棄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帶。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齒竅窬而礦爲尤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七月神武

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
田應璧言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
保經理准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
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
閩掘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柙者半天丁科臣趙
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奪
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
罰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
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而對上怒降廣昌典史

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
司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
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什之二三餘盡入溪
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真爲國家計盈縮哉不報九
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
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矣夏強採者
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橐十九
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
堯下鎮撫司削籍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宗權京口供用庫
官暨祿權儀真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
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
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
命御馬監高宗兼礦務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
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蕪杭等
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
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湖口稅監李道參南康
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僨侵國稅命緹騎逮

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
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車旁內監丘乘雲徵稅
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
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瓷廠前珠池太監
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
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
不下十人此十人各影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
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于金歲瀕四十餘萬
及得纔數萬徒歛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

聖思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于礦使。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燁徵稅蘆溝橋。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命錦衣衛千戶韋夢麟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縑繡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

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運之用。外以克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詘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美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筭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鷄豚肉食也。而稅。

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
十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
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
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包見捷疏
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
遼左貼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
時論趨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
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欵縣監生吳養晦
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通鹽課工十五萬乞追入

給產從之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

報大學士趙志臯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四

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羸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

之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

等礦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

礦稅不報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

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逮荊州府推官華鉅黃州

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

煒荆門知州高則異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

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
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鈕以公
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葦差官冠帶阻截司役
書美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
李商耕治其叅隨開鎮荆門增設稅課而荆門故非
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詎知州高則吳阻撓俱降調
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
諸生干理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十月驍騎
衛百戶請徵湖廣鄱縣積貯羨銀又與國州人漆有

光報徐島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
解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旂龍簾諸上供物
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
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
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
時興國麻城開採止得鉛砂得不償失卽陳奉亦經
營勞瘁苦于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叅應桂欺罔請置
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
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
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州巡按宋
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
監梁永劾其激衆倡亂也 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
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
淮揚至是從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
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驥衛百戶張
欽請也 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

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
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保參稅監
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名馬天鵝絨鏡
伏西錦珠寶皆土產上卽命徵收總督戴耀極言之
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寶井內監楊榮參雲南
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
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叅鄉官吳應鴻等命
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

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詹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吉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

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卽東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豚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爲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

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卽在敵國。讐人猶所不忍。况吾祖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廣且衆也。欲爲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欲乘之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爲朝廷屈也。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脩故六安衛。特重巡山。

之任不敢妄議。開取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

劾富平知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

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

許江防叅政沈孟化。蘄州知州

鄭夢楨。降調。戊午。巡

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

激變不報。時陳奉

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

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北總韓應龍奏四川

成都龍安產塩茶。重慶馬湖產白木。命內監丘乘雲

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

奉遣荊州衛王指

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王簿齊庫金若干邑人大懼
羣擊之指掉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
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所貢天
主女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
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
冠帶令還勿潛住京師不報 已丑武昌兵備馮應
京參陳奉大逆十罪逮至京下司理削籍奉欲開礦
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但之因誣及襄陽

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一人匪楚府中命
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
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
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爲民沈一員論陳奉激變不
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
盧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
懇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
始信撫按爲可處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

質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奇
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探
稅漸直駐蕪州激變市人殺其叅隨黃建節等數人
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暨坊
日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即收之守訓許奏曰梧短不
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
盤陵又降柘黃暗花二則每匹長五丈八尺日織一
寸七分半年得匹豈能如密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

起禮部尚書沈鯉大學士入門辦事鯉歷具疏望

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

陳疇晏之語又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脉

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領之 禮部侍郎郭

上言世宗朝罷內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通

開銀鈔者按問遣戍不負儀在實錄實訓幸

以昔亂萌不報 十月以內監魯保司兩

浙直繼造請專勅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

往白內閣朱廣日勅去矣勅中多勸戒語

何望于爾、送而具疏力爭、請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論以寇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寤、停稅論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

之相、誣劾通、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

上激變滇人、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

以聞、上怒、詩其章、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

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六監

勦、其後稅務、常備、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

輔國將軍、謀託、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

縣李鴻、報怨、鴻除、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

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剽、

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

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為故
家矣土崩瓦解亂在且夕皇上能無動心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証以盜礦府尹徐

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民吳時脩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天子

爵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不
地聽開採巡按御史朱興祖上言麗江土官不
氏世知府守不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警土番不置

日撤其藩貽誤封疆不恭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
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
八月丙午武曠百戶陳起
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奔
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
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
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
干枯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簡討蔡毅中
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礙
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

造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
承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鳳請採大木以觀利除名
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蒼
畏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

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礙
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

報

卷之五

七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

廣東撫按戴耀林秉漢奏稅

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

會嘉遮辱于廣州不報 二

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

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

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

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

多金宜免不報

八月

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

而天下苦更甚于兵

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礦皇

上欲通商而彼專欲

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

民皇上戒以勿信撥

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

繹騷而繹騷更甚皇

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

小之心必自瘠民方

能肥已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

罷採礦以稅務歸有

司釋礦稅在獄奉天諸生沈機

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

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

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

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

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

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

檄時隆取絨氈千五百

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劫稅閣

臣捐沮不報

二月巳

不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偽造

已

卷六上

印牒稱中旨徵南工部抄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訊之二月巳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藩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巳殺榮久于滇恣行威福杖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倡眾焚其署徒黨輻重皆足惜何紀綱壞至此罪止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

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堯光大成邊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恥事不出已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許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劫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

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
永署朝薦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
蠹與永相左并爲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 十一
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宥
不法不報初宥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
之法宥造樓船舢舨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
出與諸番市闌人集其門詬之宥所殺傷百餘人焚
民居無美一驥力輯之乃定已又招紅裔入市殺僇
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
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于道徵稅
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駕者強勒壘軍以重價
購償自疏調度兵將詡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
不得豫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
使激衆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
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
皆高淮擾民激變以資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初廣東珠池自萬曆三十二年停採

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廨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燁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八月萬壽節加稅

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濬張燁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欵入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濱潘相丘

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甘人幾貝
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况王
者藏富于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慾者
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久有天下者不可以
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
家給人易而乃苞桑之憂不繫于慮日中之昃
弗虞于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官妾女謁苞苴
陰性吝嗇孽孽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曆二

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是
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
駐山東高家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
川李敬扞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魚湖
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瑞祿出諸道紛然而民
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剝
散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
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
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汀有

船稅。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襪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駢。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寔。鷄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恣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准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燠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士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

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熒而託命在礦稅。其始因璫熒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循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際辰

訂

東林黨譜

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子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

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于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鑄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鑄乞休不許鑄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

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徃非端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徃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已先白閣臣鑄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鑄旣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

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
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
清選郎惟孫鏞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唯唯
觴于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
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
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
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
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四月辛丑吏部尚書
孫鏞罷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
檢討生

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
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
及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
用賢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
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
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
詔誅應宿遂許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
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
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鏞李世達
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

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
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
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于聖怒則諸
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
法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
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
內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變罵
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
揭陽縣典史仍論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

兵寔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
寔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
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
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
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
上上覽不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
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
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

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
貫陳于陛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
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陔逢中立先後疏救
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陔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
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
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
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
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
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

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
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
憲成旣謫歸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
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
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
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
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
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

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劄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與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賣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爲繫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

簿之日承服硃砂床具等黷繫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于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
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黜
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
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
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
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

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孽
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縉奴產子
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官長爲華奎
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
乃寢華奎旣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
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
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官婢胡氏詐爲身臨蓐
時抱妃兄至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縉舍人
王王子爲華璧皆出于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

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
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
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
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
發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
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
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
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
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

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
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長。皆謂王非假。一
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
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
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
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各劾郭正域。夢臯并
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罷去。尋
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燿等。請復
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

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臯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不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傲生光得解詳爭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跪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臯御史錢一鰲等復論京

察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比且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臯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

一等皆論夢臯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員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

錢夢臯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賞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噫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讒鯉爲咀咒上

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肯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闕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鑄三級調外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不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

于沐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釐金與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取聽之于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劄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叅政姜士昌責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

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
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與
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
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
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于章奏一概留
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覺

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于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
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
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
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
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
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
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于衆謂
錫爵以臺省爲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
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瓜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

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曆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卽之。因嗾繼芳撫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

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令圖總憲四岳荐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

璫橫甚獨能捕其瓜牙以尺筭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構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緘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

給事中金士衡良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
郎中錢象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
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
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
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
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
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
而卒之明時提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

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
吏科都給事中曹干沐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
察論聚奎丕揚奏衆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
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
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令秦聚奎
開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
大化御史劉國縉主簿嚴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
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

湯北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
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
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
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
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
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休
東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

玉立自奸賢奸各遠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
路瓜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
寧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
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估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
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
亮嗣徃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于理三才尋削
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爲民贖

子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案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汚子偁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董陰爲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汚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浚韓浚以間

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王事劾之麟奪職閑任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計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

具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
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
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
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家宰詩教又
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仙言張鳳翔爲
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
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皆有才名俱
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損趙興邦爲兵垣仍
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

遇與邦遠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
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
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
爲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
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
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
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
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朝葉向高初光
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卽位乃遣行
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叅大
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
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
移宮一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詳三御
史馬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功在安社稷罪

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
子退則小人進矣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
治亂由于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
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
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
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
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
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
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

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目試以爲嘗考
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
之首有如今日三浴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
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
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
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且窮
克之醜類尚留春夢于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
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官
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旣明在科

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臺臣賈繼春
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
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
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
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開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
節 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案刑部主事高
攀龍光祿寺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
成命叙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

震賜倪恩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

月禮科惠世揚疏叅輔臣沈澹借募兵之名爲護身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苑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賜亦以劾澹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澹巧能移人王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澹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

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于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澹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

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

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

郭典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

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卽移家出城遂予告

馳驛去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寔留

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

詳魏忠賢亂政

大僕少卿滿

朝荐上言國事顛倒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既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

勛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勛事寡也然今日之稽

勛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

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

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

中鄒維璉爲稽勛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

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在刑

科傅繼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繼

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

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于獄嚴訊之光
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樞之意不利于稽勛有鄒維璉
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
其冒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
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表化中給事中甄
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
八疏乞歸皇上謂特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顧臣罪戾
多矣卽如科臣傅樾所論汪文言寔臣具題左光斗
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

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取
取愚忠竊謂言官之許奏豈不可開竊帖之拿人漸
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予以釋官府
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既蒞任復
傳旨詰責大中樞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樞乃上言明
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
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
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勅卽掣劄楊漣二十四罪疏上
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

同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
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
醜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瑞義
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
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啣之。
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
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
官得罪閹臣去。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

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陪尚書趙南星左
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
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
有爲欲以處之。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于河
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
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
九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
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寔。上中旨。以比
周切責之。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曠方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亟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

水霍維華郭典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

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連魏大中相繼

斃于獄詳魏忠賢亂政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曠

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喚著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殺熊廷弼

初楊左事起以移官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

與也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

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

移官于是一網盡矣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

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

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
釁憂不在小乞勅下嚴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

先帝澄汰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
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

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
司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

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

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

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

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

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

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

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

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領德匝地生祠夫領德

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卽可化牛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

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路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爲祟。今燬矣。水火玄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旣燬以后。鴻訓文

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堇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叅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其衆臣不敢盡言卽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

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劄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卽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

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遼滋上疑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奏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御史吳甦言因溫

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籍與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已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王之袁崇煥之獄御史

史堇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弘勳受叅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于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

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寔律杖爲城旦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賚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

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
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留、頗有回天之
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
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
科給事李世祺爲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
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
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
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
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義

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
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罷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
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
如寵俳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
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
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
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
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

責其率妄調外。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
家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
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
室。搢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
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
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家宰非
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
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
溫體仁對曰。謝四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

知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
其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
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
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
史張纘會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
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纒劾而振纒體仁
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
其間得解。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
 允温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
 政府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
 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温體
 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特
 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鄮當
 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跡止欲奪譽卿俸體仁
 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
 吾騶震孟明罷矣譽卿擊端有直聲沉淪諫垣十年

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
 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鄮鄮繼母大學士吳宗
 達女弟也鄮薄于宗達宗達嘗搗其杖母蒸妾震孟
 既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鄮即以宗達所搗入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
 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詳崇禎治亂巡按蘇松常鎮御史
 王一鶚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夏四月
 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温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
 仁升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家宰謝陞總憲唐世濟

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証。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許奏士升弟士晉，卽擬嚴旨，仍囑林鈞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五月，達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詆之，德移獄刑部。戊辰，綏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許奏也。十一月下

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木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察，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戌沒。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許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郟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成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

周祚等訟其寃命并孫振逮訊。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桐黨挾持。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叅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

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六月。大學士溫體仁

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已。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竟不之疑。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鄮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

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

情謫外

詳崇禎治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堃揖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堃諉橐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堃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撓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堃復奏辨又發張

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八月故庶吉士鄭鄮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鄮不孝贖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極碎上命加等鄮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鄮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鄮

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
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
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
削籍監生徐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
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愆而志
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
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
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逐出而

是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至下斷不宜
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
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
欲杖之論戍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
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
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論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
任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
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
召國觀語及朝士焚賄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

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創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卽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

順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而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贊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証下倪襄于獄既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

國觀以王陞彥通路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彥至執
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
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寔
啓其機十二月甲子成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
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
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
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
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
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

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
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日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
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
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
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
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八月召還
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

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

曰、君子也、石麒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舉之、而三俊不知、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

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夏四月、河南道

御史郝彪劾、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遜各疏參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

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初、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

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論
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
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
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
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
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
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
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

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
不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
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闔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
地正人亦戢心傳志而步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
人亦不曰戰且曰禽獸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
患其心愈益善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昭
虛公百爾臣工皆休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
其特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此
明主所箝韃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竄正人

其正人既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
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宵。人。正。人。
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
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
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
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
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